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九

經部十九

禮類一

古稱議禮如聚訟然儀禮難讀儒者罕通不能聚訟禮記輯自漢儒某增某減具有主名亦無庸聚訟所辨論求勝者周禮一書而已考大司樂章先見於魏文侯時理不容偽河間獻王但言闕冬官一篇不言簡編失次則竄亂移補者亦妄三禮並立一從古本無可疑也鄭康成注

賈公彦孔穎達疏於名物度數特詳宋儒攻擊僅摭其好引讖緯一失至其訓詁則弗能踰越蓋得其節文乃可推制作之精意不比孝經論語可推尋文句而談本漢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義理亦無可疑也謹以類區分定為六目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曰三禮總義曰通禮曰雜禮書六目之中各以時代為先後庶源流同異可比而考焉

周禮注疏四十二卷內府藏本

漢鄭元注唐賈公彥疏元有易注已著錄公彥洺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事迹具舊唐書儒學傳周禮一書上自河間獻王於諸經之中其出最晚其眞偽亦紛如聚訟不可縷舉惟横渠語錄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鄭樵通志引孫處之言曰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蓋周公之爲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預爲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畧俟其臨事而損益之

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云云案此條所云惟召誥洛誥武成孟子顯相外與至禹貢乃唐虞之制周官乃梅賾古文尚書王制乃漢文帝博士所追述皆不足以爲難其說蓋離合參半其說差爲近之然亦未盡也夫周禮作於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過春秋以後其東遷以前三百餘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損益除舊布新不知凡幾其初去成康未遠不過因其舊章稍爲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於是以後世之法竄入之其書遂

雜其後去之愈遠時移勢變不可行者漸多其書
遂廢此亦如後世律令條格率數十年而一修修
則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遠者無徵其增
删之迹遂靡所稽統以爲周公之舊耳迨乎法制
既更簡編猶在好古者留爲文獻故其書閱久而
仍存此又如開元六典政和五禮在當代已不行
用而今日尚有傳本不足異也使其作僞何不全
僞六官而必闕其一至以千金購之不得哉且作
僞者必剽取舊文借眞者以實其贗古文尚書是

也劉歆宗左傳而左傳所云禮經皆不見於周禮

儀禮十七篇皆在七畧所載古經七十篇中禮記

四十九篇亦在劉向所錄二百十四篇中而儀禮

聘禮賓行饔餼之物禾米芻薪之數籩豆簠簋之

實鉶壺鼎甕之列與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禮天

子諸侯侯數侯制與司射之文不同禮記雜記載

子男執圭與典瑞之文不同禮器天子諸侯席數

與司几筵之文不同如斯之類與二禮多相矛盾

歆果贋託周公爲此書又何難牽就其文使與經

傳相合以相證驗而必留此異同以啟後人之攷

覈然則周禮一書不盡原文而非出依託可概覩

矣考工記稱鄭之刀又稱秦無廬鄭封於宣王時

秦封於孝王時其非周公之舊典已無疑義南齊

書稱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

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奇得十餘簡以示王

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則其爲秦以前書

亦灼然可知雖不足以當冬官然百工爲九經之

一共工爲九官之一先王原以制器爲大事存之

尚稍見古制俞庭椿以下紛紛割裂五官均無知妄作耳鄭注隋志作十二卷賈疏文繁乃析爲五十卷新舊唐志並同今本四十二卷不知何人所併元于三禮之學本爲專門故所釋特精惟好引緯書是其一短歐陽修集有請校正五經剳子欲删削其書然緯書不盡可據亦非盡不可據在審別其是非而已不必竄易古書也又好改經字亦其一失然所注但曰當作某耳尚不似北宋以後連篇累牘動稱錯簡則亦不必苛責於元矣公彦

之疏亦極博核足以發揮鄭學朱子語錄稱五經
疏中周禮疏最好蓋宋儒惟朱子深於禮故能知
鄭賈之善云

周禮新義十六卷附考工記解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王安石撰安石事蹟詳宋史本傳晁公武讀書
志曰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經
說三經書詩周禮也新經毛詩義凡二十卷尚書
義凡十三卷今並佚周禮新義本二十二卷明萬
歷中重編內閣書目尚載其名故朱彝尊經義考

不敢著其已佚但注曰未見然外間實無傳本即明以來內閣舊籍亦實無此書惟永樂大典中所載最夥蓋內閣書目據文淵閣書目文淵閣書目即修永樂大典所徵之書其時尚有完帙故採之最詳也考蔡絛鐵圍山叢談曰王元澤奉詔爲三經義時王丞相介甫爲之提舉詩書蓋多出元澤及諸門弟子手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爲之筆削者政和中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吳氏資多有王丞相文書於是朝廷悉藏諸秘閣用是吾得見之周禮

新義筆跡如斜風細雨誠介甫親書云云然則三經義中惟周禮爲安石手著矣安石以周禮亂宋學者類能言之然周禮之不可行於後世微特人人知之安石亦未嘗不知也安石之意本以宋當積弱之後欲濟以富強而恐富強之說必爲儒者所排擊於是附會經義以鉗其口實非眞信周禮爲可行迨其後用之不得其人行之不得其道百弊叢生而宋以大壞其弊亦非眞緣周禮以致誤

羅大經鶴林玉露詠安石放魚詩曰錯認蒼姬六

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是猶爲安石所給未究其假借六藝之本懷也因是而攻周禮因是而攻安石所注之周禮是寛其影附之巧謀而科以迂腐之薄譴矣故安石怙權植黨之罪萬萬無可辭安石解經之說則與所立新法各爲一事程子取其易解朱子王應麟均取其尚書義所謂言各有當也今觀此書惟訓詁多用字說病其牽合其餘依經詮義如所解八則之治都鄙八統之馭萬民九兩之繫邦國者皆具有發明無所謂舞文害道之

處故王昭禹林之奇王與之陳友仁等注周禮頗

據其說

欽定周官義疏亦不廢採用又安可盡以人廢耶安石

神宗時所上五事劄子及神宗日錄載安石所引

周官及楊時龜山集中所駁平頒興積一條其文

皆在地官中今永樂大典闕地官夏官二卷其說

遂不可考然所佚適屬其瑕纇則所存者益不必

苛詆矣安石本未解考工記而永樂大典乃備載

其說據晁氏讀書志蓋鄭宗顏輯安石字說爲之

以補其闕今亦並錄其解備一家之書焉

周禮詳解四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王昭禹撰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昭禹未詳何等人近世為舉子業者多用之其學皆宗王氏新說王與之作周禮訂義類編姓氏世次列於龜山楊時之後曰字光遠亦不詳其爵里當為徽欽時人今按其書解惟王建國云業格于上下謂之王或而國之謂之國解匪頒之式云散其所藏曰匪以等級之曰頒故匪從匚從非言其分而非藏也頒

從分從自言自上而須之下解圃曰圜有衆甫謂之圃解鮑魚曰魚之鮮者包以致之解鱐曰魚之乾者肅以致之解司徒云於文反后爲司蓋后從一從厂從口則所以出命司反之則守令而巳從一則所以一衆司反之則分衆以治之而巳從厂則承上世之庇覆以君天下司反之則以君之爵爲執事之法而巳其附會穿鑿皆遵王氏字說蓋當時三經新義列在學官功令所懸故昭禹因之不改然其發明義旨則有不盡同於王氏之學者

如解泉府以國服爲之息云各以其所服國事賈物爲息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周之衰不能爲民正田制地稅斂無度又從而貸之則凶年饑歲無以爲償矣下無以償上之人又必責之則稱貸之法豈特無補於民哉求以國服爲之息恐收還其母而不得盡已目睹青苗之弊而陰破其說矣至其闡發經義有足訂注疏之誤者如解載師里布屋粟謂國宅無征民居有征無布以其不毛使之有里布民出耕在田廬入居在里

其屋有田以出粟今不耕田則計屋而斂之謂之屋粟不從先儒以里布爲二十五家之泉屋粟爲三夫之粟又解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何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固當時正役後因遠近劇易而制云云皆爲先儒所未發故宋人釋周禮者如王與之訂義林之奇講義多引其說固不得以遵用新說而盡廢之也五官皆不載敘官元末朱申作句解蓋從其例究爲一失今姑仍舊本錄之內附載陸德明釋文而卷首以德明之名冠昭禹前今考

昭禹自序末云因釋文而作或後人所增入以德明時代在前遂題諸昭禹上歟今仍錄其音釋而德明之名則附著於此不復並列簡端焉

周禮復古編一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宋俞庭椿撰庭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八年進士官古田令是書宋志作三卷今本作一卷標曰陳友仁編蓋友仁訂正周禮集說而以此書附其後也庭椿之說謂五官所屬皆六十不得有羨其羨者皆取以補冬官鑿空臆斷其謬妄殆不足辨又

謂天官世婦與春官世婦夏官環人與秋官環人爲一官複出當省并之其說似巧而其謬尤甚二世婦與二環人無論職掌各殊即以序官考之天官世婦爲王之後官故與九嬪八十一御女皆無官屬至於春官世婦爲王之宮官故每官卿一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六人與天官世婦顯異鄭注以漢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爲證其說本確庭椿乃合而一之是誤以春官之世婦爲婦人也至於司馬環人之屬

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秋官環人之屬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若二環人是一官何所屬之中下士及史胥徒乃各不同如此耶此好立異說者之適以自蔽也然復古之說始於庭椿厥後邱葵吳澄皆襲其謬說周禮者遂有冬官不亡之一派分門別戸輾轉蔓延其弊至明末而未已故特存其書著竄亂聖經之始爲學者之炯戒焉

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內府藏本

宋鄭伯謙撰伯謙字節卿永嘉人官修職郎衢州
府學教授王與之周禮訂義首列宋代說周禮者
四十五家伯謙爲第三十一居黃度項安世之間
蓋寧宗理宗時人是書發揮周禮之義其曰太平
經國書者取劉歆周公致太平之迹語也首列四
圖一曰成周官制一曰秦漢官制一曰漢官制一
曰漢南北軍所圖僅三朝之職掌宿衛蓋其大意
欲以宫中府中文事武事一統於太宰故惟冠此
四圖明古制也其書爲目三十曰教化奉天省官

內治官吏宰相官民官刑攬權養民稅賦節財保治考課賓祭相體內外官制臣職官民官衛奉養祭享愛物醫官鹽酒理財內帑會計內治其中內外一門會計一門又各分爲上下篇凡論三十二篇皆以周官制度類聚貫通設爲問答推明建官之所以然多參證後代史事以明古法之善其論天官玉府諸職一條車若水脚氣集頗稱之然其間命意間有不可解者如齊東野語記韓侂冑之敗殿司夏震尚聲喏於道旁梅磵詩話記紹定辛

卯臨安大火九廟俱燬獨丞相史彌遠賜第以殿司軍救撲而存故洪咨夔詩有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痛哉九廟成焦土之句其時武統於文相權可謂重極而此書宰相一篇尚欲更重其權又宋人南渡之餘湖山歌舞不復措意中原正宜進卧薪嘗膽之戒而此書奉養一篇乃深斥漢文帝之節儉爲非所論皆不可爲訓毋乃當理宗信任賈似道時曲學阿世以干進與以他篇貫通經義尚頗有發明舊本流

傳久行於世姑取節焉而已

禮經會元四卷（內府藏本）

宋葉時撰時字秀發自號竹埜愚叟錢塘人淳熙十一年進士及第授奉國軍節度推官歷官吏部尚書理宗初以顯謨閣學士出知建寧府後以寶文閣學士提舉崇福宮卒謚文康其立朝無大功過惟函韓侂冑首以乞和出時之謀是書前有竹埜先生傳不著撰人名氏稱時奏侂冑專政無君罔上不道乞梟首置之淮甸積屍叢冢之間以謝

天下上納之云云案此傳稱寧宗爲上當出宋人之筆由諱其事非實錄也其書括周禮以立論凡一百篇第一篇泛論禮經乃其總序第二篇駁漢儒之失第一百篇補冬官之亡其發揮經義者實九十七篇內朝儀宮衛王畿祭樂明堂分星六篇各系以圖其祭樂後所附之圖實樂舞之圖蓋刊本舛訛移於前幅其說與鄭伯謙太平經國之書體例畧同議論亦多相出入時於伯謙爲前輩然竹埜先生傳中稱其晚居嘉興乃著此書以授門人三山翁合則二

書之作相去不遠或伯謙取時書而約之或時因伯謙書而廣之均未可定然伯謙所論尚駁雜時則大體無疵惟必欲復封建井田肉刑之類頗迂濶爾其注疏一篇謂劉歆誣周禮猶先儒舊論至謂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冬官爲累周禮且謂漢武帝不信周禮由此一篇其說鑿空無據又謂鄭康成注深害周禮詆其不當用緯書注燿魄寶等帝名及用國語注分野用司馬法注丘乘用左傳注冕服九章用禮記注禕衣副編夫康成引緯歐

陽修乞校正五經劄子已專論之無煩時之剿說至於國語司馬法左傳禮記皆古書也時乃謂不當引以證經然則注周禮者當引何等書耶其補亡一篇謂冬官散見五官亦俞庭椿之瑣說時不咎其亂經陰相襲用（案補亡用庭椿之說而不言說出於庭椿）反以讀鄭注者爲叛經傎又甚矣傳稱其與紫陽朱文公相友善然朱子於詩攻康成於禮不攻康成此足知朱子之得於禮者深時之得於禮者淺也以其大旨醇正多能闡發禮國經野之深意故數百年

來講禮者猶有取焉

周官總義三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易祓撰祓有周易總義已著錄是書陳振孫書錄解題不載惟趙希弁讀書附志著錄稱許儀為之序刻於衡陽今衡陽本世已無傳惟永樂大典尚載其天官春官秋官考工記而地官夏官亦佚謹裒合四官之文編次成帙以存其舊其地官夏官則採王與之周禮訂義所引以補其亡仍依讀書附志所列勒為三十卷雖非完帙然十已得其

八九矣其書研索經文斷以已意與先儒頗有異同如論大宰九賦則援載師之任地及司市司關卝人角人職幣等職以駁口率出泉之說論宗廟九獻則合籩人醢人內宰司尊彝及行人王禮再祼之文以駁列祼事於九獻之說論肆師之祈珥則引羊人小子及山虞諸條以糾改祈爲刉改珥爲衈之說論輈人之四旗則歷辨巾車司常大司馬大行人與考工記不合以明曲禮車騎爲戰國之制諸如此類雖持論互有短長要皆以經釋經

非鑿空杜撰至於內宰二事則改爲副貳之貳於酒正式法則指爲九式之法於圜壚漆林諸賦則謂以什一取民又於一分中分十一十二三十而三數等而輸之於王於凌人斬冰則謂十二月爲建亥之月先令之於亥月而後三爲凌室以待亥子丑三月之藏亦皆自出新義而於職方氏之地理山川尤爲詳悉蓋䘮雖人品卑污而於經義則頗有考據不以韓侂胄蘇師旦故掩其著書之功也

周禮訂義八十卷內府藏本

宋王與之撰與之字次點樂清人淳祐二年六月行在秘書省准勅訪求書籍牒溫州宣取是編知溫州趙汝騰奏進特補一官授賓州文學後終於通判泗州此本省牒州狀都司看詳及勅旨均錄載卷首蓋猶宋本之舊前有眞德秀序作於紹定五年壬辰下距進書時十年又有趙汝騰後序作於嘉熙元年丁酉下距進書時六年故汝騰奏稱素識其人又稱德秀歿後與之益刪繁取要由博

得約其書益精粹無疵也所採舊說凡五十一家然唐以前僅杜子春鄭興鄭衆鄭元崔靈恩賈公彥等六家其餘四十五家則皆宋人凡文集語錄無不搜采蓋以當代諸儒爲主古義特附存而已德秀序稱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旨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獨得聖經精微之蘊永嘉王君其學本於程張云云蓋以義理爲本典制爲末故所取宋人獨多矣其注考工記據古文尚書周官司空之職謂冬官未

嘗亡實沿俞庭椿之謬說汝騰後序亦稱之殊爲舛誤然庭椿淆亂五官臆爲點竄與之則僅持是論而不敢移掇經文視庭椿固爲有間至其以序官散附諸官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晉干寶注周禮雖先有此例究事由意剏先儒之所不遵不得援以爲據也惟是四十五家之書今佚其十之八九僅賴是編以傳雖貴近賤遠不及李鼎祚周易集解能存古義而蒐羅宏富固亦房審權周易義海之亞矣又案邱葵周禮補亡序稱嘉熙間東嘉王

次點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爲全書今本實無補遺未審别爲一書或附此書内而佚之然憑臆改經之說正以不存爲最善固無庸深考也

鬳齋考工記解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林希逸撰希逸字肅翁福清人端平二年進士景定間官司農少卿終中書舍人自漢河間獻王取考工記補周官於是經與記合爲一書然後儒亦往往别釋之唐有杜牧注宋有陳祥道林亦之

王炎諸家解今並不傳獨希逸此注僅存宋儒務
攻漢儒故其書多與鄭康成注相刺繆然以綆參
分寸之二爲輪外兩邊有護牙者以轂爲車箱前
横在式之上則不合於輪輿之制於倨句一矩有
半解仍鄭氏注其圖乃以鼓爲倨股爲句則不合
於磬折之度於戈之長內則折謂前爲援與胡相
並如磬之折於梟鼓之倨句磬折謂鼓爲圓物何
緣有倨句磬折之形恐有脫文皆於古器制度未
之詳核特以經文古奧猝不易明希逸注明白淺

顯初學易以尋求且諸工之事非圖不顯希逸以三禮圖之有關於記者采摭附入亦頗便省覽故讀周禮者至今猶傳其書焉

周禮句解十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朱申撰申事迹無考里貫亦未詳按江西通志有朱申字繼顯宋太學生又李心傳道命錄有淳祐十一年新安朱申序其結銜題朝散大夫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似爲二人不知此書誰所著也逐句詮釋大畧根據注疏義取簡約其

中所見有與注疏異者若太宰之職五曰賦貢鄭注曰賦口率出泉也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是書則易之曰賦稅也貢獻也有力主注疏而曲爲引証者若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以下則堅守注中半爲附庸之說而不執孟子王制以疑周禮至於注疏之疑不能決者若小司徒四邑爲何以下注謂旁加之數乃治洫溝之數大司樂圜鍾爲宮以下注謂天宮夾鍾不用中呂等律以其與地宮同位之類則皆闕而不載雖循文詁義

無大發明而較之竄亂古經橫生新義者猶不失謹嚴之義惟序官乃經文之綱領申以其無假詮釋遂例而不載頗乖體要是則因陋就簡之失矣

周禮集說十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元初陳友仁序稱其友雲山沈則正近得此書於霅編節條理與東萊讀詩記東齋書傳相類名氏則未聞也癸未攜以歸訓詁未詳者益以賈氏王氏之疏說辨析未明者附以前輩諸老之議論云云蓋友仁因宋人舊本重緝

也友仁字君復湖州人序題丙子後九歲丙子爲
宋亡之歲友仁不題至元年號而上溯丙子以系
年蓋亦宋之遺民故仿陶潛不書年號但稱甲子
之例然陶潛在晉諸詩亦但題甲子非以入宋之
故原集具存友仁未之詳考耳卷首有總綱領一
篇官制總論一篇又凡例一篇分條闢說極爲賅
洽每官之前又各爲總論一篇所引注疏及諸儒
之說俱能擷其精粹而於王安石新經義采摘尤
多蓋安石三經新義雖爲宋人所攻而周官新義

則王昭禹述之於前見所作周禮詳解林之奇述之於後案之奇學出呂本中本元祐一派而作周禮全解亦用安石之說見王與之周禮訂義故此書亦相承援引不廢其文也考工記後附俞庭椿周禮復古編一卷殊為疣贅有失別裁然不肯變易古經而兼存其說以待後人之論定較庭椿之妄誕則畧有間矣原佚地官二卷其春官總論亦佚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云閩中劉儲秀嘗補注以行今未之見亦姑仍其舊闕之焉

周官集傳十六卷永樂大典本

元毛應龍撰案張萱內閣書目稱應龍字介石豫章人大德間嘗官澧州教授而江西志乘俱軼其名始末已不可詳考矣是書於諸家訓釋引據頗博而於鄭鍔之解義徐氏之音辨及歐陽謙之之說所採尤多其自出已意者則題應龍曰以別之其中有沿襲誤說未考古義者如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杜子春鄭康成皆以九夏爲樂曲而應龍獨引歐陽謙之說謂左傳襄四年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文王而曰工歌是有詩而

可歌者也肆夏而曰金奏是徒有其聲可以金奏而無詩可歌明矣今考孔頴達左傳疏云作樂先擊鐘故稱金奏此晉人作樂先歌肆夏肆夏是作樂之初故於肆夏言金奏也次工歌文王樂已先作非復以金爲始故言工歌也其說足與鄭注相發明如以九夏之文統金奏之下即以爲非樂曲則鐘師又有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之文貫於金奏下豈亦均非樂曲乎又甸祝禂牲禂馬掌祝號鄭注禂讀如誅今

侏大字也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也應龍
亦主謙之說謂禂稠也禱牲稠盛也以康成改讀
爲非考稠侏二字古音本通非康成改讀揚雄國
三老箴負乘覆餗姦寇侏張晉書慕容垂載記苻
堅報書曰侏張幽顯魏書恩倖傳侏張不已北齊
源彪傳吳賊侏張侏張卽譸張侏與譸猶侏與禂
音同故義借安得指爲康成改讀乎又㮚氏爲鬴
應龍引鄭鍔之說曰晏子謂六斗四升爲鬴管子
謂百升而成釜康成則謂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

區曰釜爲六斗四升以下文觀之其臀一寸其實一豆豆當爲斗釜之臀一寸而容一斗則釜之内方一尺而容十斗無可疑者十斗則百升正管仲所謂釜也康成謂四升曰豆每四而加故區至釜而六斗四升彼殊不考之於梓人也梓人爲飲器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爲一豆矣夫一獻則一升矣三酬則九升也以一合九非十升爲豆而何而康成謂四升爲豆失之矣今考康成謂鬴六斗四升實據經文方尺深尺以

粟米法算之葢粟米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乃容一石鍔以鬴容一石則是鬴方尺深尺六寸二分矣其何以解於經文方尺深尺耶管子海王篇鹽百升而釜房元齡注謂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七銖二纍爲釜當米六斗四升則是海王篇百升之釜乃實百升之鹽非實百升之粟也今鍔以管子量鹽之鬴爲㮚氏量粟之鬴比擬已爲不倫至於康成注梓人以豆爲斗實以豆止

四升不及一獻三酬之數鍔誤以豆為飲器遂牽合十升之文反詆改豆為斗之非不知古以斗為飲不以豆飲詩行葦篇毛傳曰大斗長三尺戰國策曰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與代王飲即因反斗擊之此斗為飲器之証也越語曰觴酒豆肉韓子外儲篇曰取一豆肉是豆實食器而非飲器之証也又安得引梓人之文為管子之旁證乎諸如此類皆未免膠執舊文疎於考核至於冕服車旗之度廟祧昭穆之制司尊彝之六尊六彝司几筵

之五几五席方弓義弓之異名正歲正月之並用條列引證頗爲詳晰宋以來諸家散佚之說尚因是以存其厓畧則苑輯之功固亦非尠矣其書諸家著錄皆云二十四卷今散見於永樂大典者地官夏官適當缺帙其餘四官首尾頗爲完具謹錄爲十六卷以一官三卷共得二十四卷計之仍其舊第也應龍所著别有周官或問五卷在集傳之外永樂大典割附集傳之後其存者僅天官十九條春官十四條秋官冬官各一條篇幅寥寥不能

別成一帙今仍附於各傳下既免以畸零散佚且使一家之說互相參證亦足以資發明焉

周禮傳十卷圖說二卷翼傳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王應電撰應電字昭明崑山人嘉靖中遭倭亂避居江西遂終於泰和受業魏校之門其書中稱師云者卽述校語故明史儒林傳卽附之校傳後焉史稱應電篤好周禮謂周禮自宋以後胡宏季本各著書指摘其瑕釁至數十萬言俞壽翁吳澄則以爲冬官不亡雜見於五官中而更次之近世

何喬新陳鳳梧舒芬亦各以己意更定然此皆諸儒之周禮也乃覃研十數載先求聖人之心溯斯禮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設官之意推五官離合之故見綱維統體之極因顯以探微因細以繹大成周禮傳詁數十卷云云蓋應電於周禮之學用力頗深此三書雖各為卷帙實相輔而行核其大致亦瑕瑜互見其傳十卷黜考工記不錄猶曰專解古經至割裂序官之文凡同職相統者使區分部居各以類從則頗嫌竄亂然論說頗為醇正雖

畧於考證而義理多所發明其圖說二卷用以稽考傳義中如職方氏九州之類有圖無說又有如女官女奚女奴諸辨有說無圖上卷明堂表一卷亦有錄無書葢原本所闕下卷闕井邑丘甸諸圖則別見䕶傳故不複載也所說閒有舛誤者如謂社即地祇夏至有事于方澤乃祭大社考春官司服希冕以祀社稷五事序於毳冕以祀四望山川之下故鄭康成注正汪列社稷於小祭其說本明應電以當地祇大祭殊於經義有乖至謂明堂即

王之六寢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得於王之寢地當在南郊與郊天同迎尸則於明堂又謂郊天迎尸亦當於明堂考通典載南郊去國五十里明堂在國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則相距凡四十餘里安有祭時迎尸遠在四十里外者周禮掌次凡祭祀張尸次蓋尸幄切近壝宮迎尸卽於此幄應電未核注疏故有此訛他如圖南郊於朝日之前旣從其序而圖祈穀於迎暑之後又頗顛舛然其自序謂舊周禮圖冕服則類爲男女之形而章服仍不

明井邑則類爲大方隔而溝洫仍不分則亦頗有所訂正今姑與其傳並存以備一家之說其翼傳二卷凡分七篇上卷曰冬官補義曰天王會通曰學周禮法曰治地事宜下卷曰握奇經傳曰非周禮辨曰經傳正譌其冬官補義擬補土司空工師梓人器府四瀆匠人壘壁氏巡方考工準人嗇夫柱下史左史右史水泉魚政鹽法豕人十八官未免意爲揣測其天王會通以天官書所列諸星分配諸官以爲王者憲天而出治亦多涉附會其學

周禮法論周禮有必不可復者及後人假仿之妄
舊注解釋之謬改聲改字之非與細物爲自古相
傳之遺官事有兼涉不擾之法皆爲有見餘則多
錄舊文其治地事宜直欲復井田之制殊失之迂
其握奇經傳雜糅以後世之法亦失之駁其非周
禮辨駁正諸家尙爲明析其經傳正譌則於周禮
以外兼涉羣經非惟以篆改隸併欲以籀改篆則
拾其師魏校六書精藴之說而不知其流於詭誕
矣大抵三書之中多糅臆說不盡可從以周禮儀

禮至明幾爲絕學故取長棄短畧採數家以姑備一朝之經術所謂不得已而思其次也三書凡十四卷明史作數十卷葢約舉之詞朱彛尊經義考惟載傳十卷圖說二卷學周禮法一卷非周官辨一卷而不載翼傳之名頗爲疎漏又所引黃虞稷語乃翼傳之解題而繫之周禮傳下亦爲舛悞豈偶然疎畧未及檢其全書歟

周禮全經釋原十四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柯尚遷撰尚遷字喬可長樂人自號陽石山人

嘉靖中由貢生官邢臺縣縣丞其書自天官至冬官凡十二卷又附以周禮通論周禮通今續論各一卷前列序二篇源流序論一篇六官目問四篇全經綱領十二條釋原凡例七條書中訓解其稱釋者皆採輯古注其曰原者則倘遷推闡作經本意也周禮本闕冬官倘遷宗俞庭椿之說稍爲變易取遂人以下地官之事分爲冬官自遂人至旅下士正六十八以符六官各六十一之數故曰全經較庭椿之紛更割裂似爲稍勝唐順之姜寶皆

深是之然仍不出宋人錯簡之曲說且改經文安擾邦國爲富邦國又以吳澄所補惟王建國以下四十字冠於冬官之首則猶之乎竄亂古經矣以其訓詁經義尙條暢分明有所闡發故與王應電書皆節取以備一家朱彝尊經義考所載與此本卷數相同而注云內源流敘論一卷通論一卷今此本通論之外尙有續論而源流敘論乃在卷首不列十四卷之中與彝尊所注不合或彝尊未及細檢亦如王應電書歟

周禮註疏删翼三十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王志長撰志長字平仲崑山人萬歷中舉人明史文苑傳附見其兄志堅傳中稱其亦深於經學是書於鄭注賈疏多刊削其繁文故謂之删又雜引諸家之說以發明其義故謂之翼周禮一書得鄭注而訓詁明得賈疏而名物制度考究大備後有作者弗能越也周張程朱諸儒自度徵實之學必不能出漢唐上故雖盛稱周禮而皆無箋注之專書其傳於今者王安石王昭禹始推尋於文句

之內王與之始脫畧舊文多集新說葉時鄭伯謙始別立標題借經以抒議其於經義更在離合之間於是考證之學漸變為論辨之學而鄭賈幾乎從祧矣志長書亦多採宋以後說浮文妨要蓋所不免而能以注疏為根柢尚變而不離其宗且自朱申以後苟趨簡易以敘官為無用而删之經遂有目無綱俞庭椿邱葵以後又多騁臆見竄亂五官以補冬官之亡經遂更無完簡沿及明代彌逐頹波破碎支離益非其舊志長能恪遵古本亦

爲力遏横流在經學荒蕪之日臨深爲高亦可謂
研心古義者矣惠棟作精華録訓纂因金榮譔引
其文遂併以村書詆志長乃相輕巳甚之詞不必
盡允也

欽定周官義疏四十八卷

乾隆十三年

御定三禮義疏之第一部也考漢志載周官經六篇傳
四篇故杜子春鄭興鄭衆賈逵衛宏張衡所注皆
稱周官馬融鄭元所注猶稱周官禮迨唐賈公彦

作疏始沿用省文稱爲周禮實非本名今仍題曰周官從其朔也首冠以
御製日知薈說論周官者十則以昭千古之權衡其採擬羣言則分爲七例一曰正義直詁經義確然無疑者也二曰辨正後儒駁正至當不易者也三曰通論或以本節本句叅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與此經互相發明者也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推闡者也五曰存疑各持一說義亦可通又或已經駁論而持此者

多未敢偏廢者也六曰存異名物象數久遠無傳難得其眞或創立其說雖未即愜人心而不得不存之以資考辨者也七曰總論本節之義已經訓解又合數節而論之合一職而論之者也大抵周官六典其源確出周公而流傳既久不免有所竄亂不必以爲疑亦不必以爲諱說周官者以鄭氏爲專門而訓詁既繁不免有所出入不可護其短亦不可没其長是書博徵約取持論至平於考工記注奧澁不可解者不强爲之詞尤合聖人闕疑

之義也

周禮述注二十四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坡撰光坡字耜卿號茂夫安溪人大學士光地之弟也杭世駿榕城詩話稱其家居不仕潛心經學著有三禮述注此即其一也其書取注疏之文刪繁舉要以溯訓詁之源又旁採諸家參以已意以闡制作之義雖於鄭賈名物度數之文多所刊削而析理明通措詞簡要頗足為初學之津梁考其兄光地榕村集中有周官筆記一卷皆標

舉要義不以考證辨難爲長其姪鍾倫亦有周禮訓纂與光坡此書體例相近蓋其家學如是也宋儒喜談三代故講周禮者恒多又鑒於熙寧之新法故恒牽引末代弊政支離詰駁於注疏多所攻擊議論盛而經義反淆光坡此書不及漢學之博與亦不至如宋學之蔓衍平心靜氣務求理明而詞達於說經之家亦可謂適中之道矣

周禮訓纂二十一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鍾倫撰鍾倫字世得安溪人康熙癸酉舉人

未仕而卒此書自天官至秋官詳纂注疏加以訓義惟闕考工記不釋蓋以河間獻王所補非周公之古經也書後有乾隆丁丑其子廣平府知府清馥跋稱鍾倫初受三禮於其叔光坡康熙癸酉鄉薦公車後日侍其父光地於京邸及光地出督順天學政復遷直隸巡撫十餘年中鍾倫皆隨行得其指授又多與宣城梅文鼎長洲何焯宿遷徐用錫河間王之銳同里陳萬策等互相討論故其學具有本原凡所詮釋頗得周官大義惟於名物度

數不甚加意故往往考之弗詳如巾車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注總以繒爲之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車衡軛亦宜有焉容爲襜車山東謂之裳帷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安車無蔽謂去飾也鍾倫謂總惟當施馬於車義無所取考蔡邕獨斷曰飛軨以油緹廣八寸長注地左畫蒼龍右畫白虎繫軸頭續漢書輿服志曰乘輿重牙班輪升龍飛軨注引薛綜東京賦注飛軨以油緹廣八

寸長注地繫軸頭所云油緹即注所云總以繒爲之所云軸頭即注所云轄然則飛軨即總之在車者而鍾倫謂總惟飾馬誤矣鍾倫又謂容以幃綺四旁之上際其四旁之下際則以翟爲蔽考經文皆有容蓋實兼承上重翟厭翟安車而言但重翟厭翟二車既有容蓋又有翟蔽兩旁以畫飾安車則惟有容蓋而無翟飾耳既無翟飾即惟藉裳帷爲障蔽帷裳之制當四面周合上下通徹故詩曰漸車帷裳箋云帷裳童容也方言褕江淮南楚

謂之襜褣童容與襜褣義同葢襜褣長襦上下相
連以覆體車之帷裳垂覆上下形相似也又士昏
禮婦車亦如之有裧注裧車裳帷續漢書輿服志
注舊典傳車驂駕赤帷裳惟郭賀爲冀州勅去襜
帷釋名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云襜帷葢如裳衽下
垂也凡此皆同於巾車之安車但有帷裳無重翟
厭翟者也如鍾倫所云帷裳但結四旁之上際其
四旁下際以翟爲蔽則安車但蔽上際不復蔽下
際矣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葢施帷以

隱蔽其形容也若容但蔽上際不及下際豈能隱蔽形容乎如此之類頗爲疎舛然如辨禘祫社稷學校諸篇皆考證詳核又如司馬法謂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鍾倫據蔡氏說謂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今考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共百人又尉繚子伍制令軍中之制五人

爲伍伍相保也十人爲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爲屬屬相保也百人爲閭閭相保也起於五人訖於百人蓋軍中之制自一乘起此皆一乘百人之明驗足證其說之精核又明於推步之術訓大司徒土圭之法謂百六十餘里景已差一寸亦得諸實測非同講學家之空言也

周官集注十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字鳳九號靈皐亦號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會試中式舉人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

郎後落職修書

特賜侍講銜致仕是編集諸家之說詮釋周禮謂其書皆六官程式非記禮之文後儒因漢志周官六篇列於禮家相沿誤稱周禮故改題本號以復其初其注仿朱子之例采合衆說者不復標目全引一家之說者乃著其名凡其顯然舛誤之說皆置不論惟似是而非者乃畧爲攷正有推極義類旁見側出者亦仿朱子之例以圈外别之訓詁簡明持論醇正於初學頗爲有裨其書成於康熙庚子後

苞別著周官辨十卷指周官之文爲劉歆竄改以媚王莽證以漢書莽傳事迹歷指某節某句爲歆所增言之鑿鑿如目睹其筆削者自以爲學力旣深鑒別眞僞發千古之所未言然明代金瑤先有是論特苞更援引史事耳持論太高頗難依據轉不及此書之謹嚴矣

禮說十四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惠士奇撰士奇有半農易說已著錄是編不載周禮經文惟標舉其有所考證辨駁者各爲之說

依經文次序編之凡天官二卷計六十一條地官三卷計六十三條春官四卷計九十五條夏官二卷計六十一條秋官二卷亦六十一條考工記一卷計四十條古聖王經世之道莫切於禮然必悉其名物而後可求其制度得其制度而後可語其精微猶之治春秋者不核當日之事實即不能明聖人之襃貶故說禮則必以鄭氏為宗亦猶說春秋者必以左傳為本鄭氏之時去周已遠故所注周禮多比擬漢制以明之今去漢末復閱千六百

年鄭氏所謂猶今某物某事某官者又多不解爲
何語而當日經師訓詁輾轉流傳亦往往形聲並
異不可以今音今字推求士奇此書於古音古字
皆爲之分別疏通使無疑似復援引諸史百家之
文或以證明周制或以參考鄭氏所引之漢制以
遞求周制而各闡其制作之深意在近時說禮之
家持論最有根柢其中如因巫降之禮遂謂漢師
丹之使巫下神爲非惑左道因貍首之射遂謂周
萇宏之射諸侯爲非依物怪因庶氏攻說翦氏攻

崇遂謂段成式所記西域木天壇法禳蟲爲周之遺術皆不免拘泥古義曲爲之詞又如因含玉而引及餐玉之法則失之蔓衍因左傳稱仍叔之子爲弱遂據以斷犁牛之子爲犢亦失之附會至於引墨子以證司盟之詛併以證春秋之觀社取其去古未遠可資旁證可也遂謂不讀非聖之書者非善讀書則詞不達意欲矯空談之弊乃激而涉於偏矣然統觀全書徵引博而皆有本原辨論繁而悉有條理百瑜一瑕終不能廢其所長也

周官祿田考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彤撰彤有尚書小疏已著錄自歐陽修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後人多從其說即有辨者不過以攝官爲詞彤獨詳究周制以與之辨因撰是書分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凡田爵祿之數不見於經者或求諸注不見於注者則據經起例推闡旁通補經所無乃適如經之所有其說精密淹通於鄭賈注疏以後可云特出其中稍有牴牾者如謂子男之國不得有中士考孟子稱

小國地方五十里有中士倍下士之文趙岐注曰
子男爲小國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
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凡五等孔穎達疏謂諸侯統公侯伯子男則子男
有中士矣王制又曰若有中士下士數各居其上
之三分鄭注謂上中下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周
禮太宰賈疏釋此文謂朝聘之位次國之上士當
大國之中士中士當下士下士當其空小國之上
士當次國之中士中士當下士下士當其空故云

各居其上之三分若子男無中士則小國之士不敷三分之數與經文戾矣彤又謂加田之制國八十里者其加田極於百里四十里者極於五十里二十里者極於二十五里考司勲文曰凡賞地無常輕重視功又曰惟加田無征鄭注曰加田既賞之又加賜以田夫賞田且無常數況加田乎春秋宣公十五年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又賞士伯以瓜衍之田襄公二十六年傳三月甲寅享子展賜之以先輅三命之服先八邑襄公二十七年傳

公與免餘邑六十襄公二十八年傳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此無論其爲賞爲加率無常數正可與司勳文相證而形定以二十里十里五里積諸經傳畧無明文又形算畿內百萬井去山陵林麓等三十六萬井存田六十四萬井以爲三分去一本於班固刑法志今考百萬井而去三十六萬井乃二十五分而去九班志本不云三分去一形所引殊爲誤記且班志非爲周官作注故立算不必盡據經文今形既據經文即當參考經義求其脗合

考鄭載師注算近郊百里則用三分去一之法算六遂以外則用十八分去五之法蓋近郊以內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相通三夫而受六夫之地至六遂以外上地家百畮萊五十畮中地家百畮萊百畮下地家百畮萊二百畮相通六夫而受十三夫之地其所受之田旣較近郊爲加多則所去之地卽當較近郊爲加少故郊內三分去一而遂外僅十八分去五也夫以三分去一算遂外之地且猶病其過多

而況於二十五分而去九乎此不信鄭注之所以疏也至謂遂人十夫亦爲井田乃襲宋人緒論尤疎於考校然其百慮一失者僅此三四條耳亦可云湛深經術者也

周禮疑義舉要七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字愼修婺源人是書融會鄭注參以新說於經義多所闡發其解考工記二卷尤爲精核如經文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軫圍尺一寸見於經文而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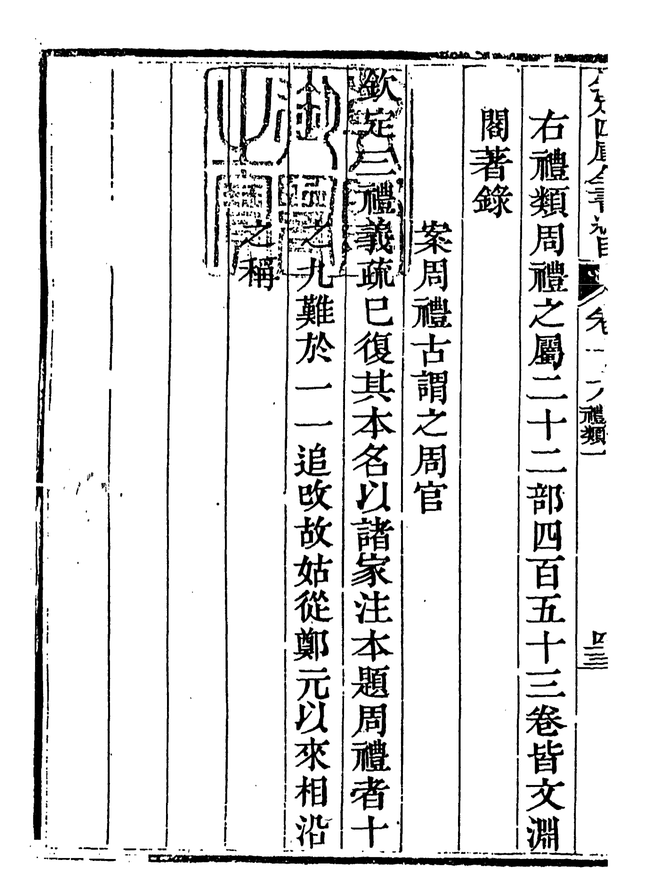
圜不著幷軫轐以求七寸之崇頗爲難合鄭注亦未及詳解氶則謂軫方徑二寸七分有半自軸心上至軫面總高二寸轂入輿下左右軌在轂上須稍高容轂轉故轂上必有轐庋之轐之圜徑無正文輈人當兔之圜居輈長十之一方徑三寸六分輈亦在輿下庋輿者則兔圜與當兔同可知軸半徑三寸二分加轐方徑三寸六分共高五寸八分以容𥨋算轂半徑五寸一分弱中間距軌七分強可容轂轉以五寸八分加後軫出轐上者約一寸

二分總高七寸與板之厚上與軫平亦以一寸二分為率後軫在輿下餘一寸五分輈踵為鈌曲以承之算加軫與轐之七寸當從輈算起葢輈在軸上必當與底相切而兩旁伏兔亦必與輈齊平故知輈之當兔圍必與兔圍等大後不言兔圍者因輈以見云云考釋名曰軫横在前如卧牀之有枕也枕横也横在下也薦板在上如薦席也似輿板在上而軫在下永謂軫面與輿板相平似乎不合然輿板之下仍餘軫一寸五分則其説仍不相悖

又考說文曰轐車伏兔下革也則是伏兔銜轂之處尚有革承其間不算伏兔距轂祟三寸六分而伏兔下革厚尙未算入要其增分甚微固亦無妨於約算也又經文曰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式之制具詳於曲禮孔疏其說謂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横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爲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横一木謂之爲較至宋林希逸又謂揉者揉其木使正直而爲之亦則謂揉兩曲木自兩旁合於前通車前三

分隧之一皆可謂之式式崇三尺三寸並式深處
言之兩端與兩輢之植軹相接軍中望遠亦可一
足履前式一足履旁式左傳長勺之戰登軾而望
是也若較在式上如何能登軾而望若較於隧三
分之前橫架一木則在陰板之內車外不見式矣
記如何云苟有車必見其式云云考鄭注曰兵車
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則經所云一在前者
皆爲式凡一尺四寸有奇之地注始得云式深若
僅於兩輢之中橫架一木名之曰式則一木前後

更不爲式注又何得以深淺度式乎孔疏謂横架一木於車箱内葢未會鄭注式深二字之義又鄭注云較兩輢上出式者兩輢則兩箱板也上出式而度之以兩輢則兩較各在兩箱之上明矣故釋名曰較在箱上不云較在式上是其明證孔疏之誤顯然至於經文凡云揉者皆揉之使曲而希逸反謂揉之使直尤屬不考均不及永之所說確鑿有徵其他援引典核率皆類此其於古制亦可謂考之詳矣



右禮類周禮之屬二十二部四百五十三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周禮古謂之周官欽定三禮義疏已復其本名以諸家注本題周禮者十之九難於一一追改故姑從鄭元以來相沿之稱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

經部二十

禮類二

儀禮註疏十七卷（内府藏本）

漢鄭元註唐賈公彥疏儀禮出殘缺之餘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

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一曰戴聖本亦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其下則鄉飲第四鄉射第五燕禮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喪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覲禮第十七一曰劉向別錄本即鄭氏所註賈公彥疏謂別錄尊卑吉凶次第倫序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不從之也其經文亦有二本高堂生所傳者謂之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儀禮

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之謂之古文元註參用二本其從今文而不從古文者則今文大書古文附註士冠禮闑西閾外句註古文闑爲槷閾爲蹙是也從古文而不從今文者則古文大書今文附註士冠禮醴辭孝友時格句註今文格爲嘏是也其書自元以前絕無註本元後有王肅注十七卷見於隋志然賈公彥序稱周禮註者則有多門儀禮所註後鄭而已則唐初肅書已佚也爲之義疏者有沈重見於北史又有無名氏二家見於隋志

然皆不傳故賈公彥僅據齊黃慶隋李孟悊二家之疏定為今本其書自明以來刻本舛訛殊甚顧炎武日知錄曰萬歷北監本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至取簞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

於監刻矣云云蓋由儀禮文古義奥傳習者少註釋者亦代不數人寫刻有訛舛不能校故紕漏至於如是也今參考諸本一一釐正著於錄焉

儀禮識誤三卷 永樂大典本

宋張淳撰淳字忠甫永嘉人是書乃乾道八年兩浙轉運判官直秘閣曾逮刊儀禮鄭氏注十七卷陸氏釋文一卷淳爲之校定因舉所改字句彙爲一編其所引據有周廣順三年及顯德六年刊行之監本有汴京之巾箱本杭之細字本嚴之重刊

巾箱本參以陸氏釋文賈氏疏覈訂異同最為詳審近世久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以為已佚惟永樂大典所載諸條猶散附經文之後可以綴錄成編其鄉射大射二篇適在永樂大典缺卷中則不可復考矣朱子語錄有曰儀禮士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註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疎畧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又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又曰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較他本為最勝今觀其書

株守釋文往往以習俗相沿之字轉改六書正經則朱子所謂不能無舛謬者誠所未免然是書存而古經漢注之譌文脫句藉以考識舊槧諸本之不傳於今者亦藉以得見崖畧其有功於儀禮誠匪淺小今覆加檢勘各疏明其得失俾瑜瑕不相揜原本殘缺數處亦考訂補輯附於下方其書宋史藝文志作一卷而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三卷考淳自序言裒所校之字次爲二卷以釋文誤字爲一卷附其後總爲三卷則宋志一卷爲傳寫之誤

明矣今仍釐爲三卷存其舊焉

儀禮集釋三十卷（永樂大典本）

宋李如圭撰如圭字寶之廬陵人官至福建路撫幹案文獻通考引宋中興藝文志曰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乾道間有張淳始訂其譌爲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爲集釋出入經傳又爲綱目以别章句之指爲釋宮以論宮室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葢習於禮者云云則如圭嘗與朱子同時而陳振孫書錄解題言如圭淳熙癸丑進士文

獻通考引振孫語又作紹興癸丑進士考淳熙紀元凡十六年中間實無癸丑紹興癸丑爲高宗改元之三年朱子校正儀禮乃在晩歲疑當爲紹熙癸丑陳氏馬氏各訛一字也宋自熙寧中廢罷儀禮學者鮮治是經如圭乃全錄鄭康成注而旁徵博引以爲之釋多發賈公彥疏所未備又撰綱目釋宮各一篇世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俱云未見今從永樂大典錄出排纂成書十七篇中首尾完具者尚十五篇惟鄉射大射二篇在永樂大典

缺卷内其綱目一篇亦缺無從考補姑仍其舊然已得其十之九矣儀禮一經因治之者希經文併注往往訛脱如圭生於南宋尚見古本今據以校正補注疏本經文脱字二十四改訛字十四删衍字十補注文脱字五百有三改訛字一百三十二删衍字一百六十九併參考唐石經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張淳儀禮識誤及各本文句字體之殊應加辨證者不勝指數各附案語於下方其鄉射大射兩篇如圭之釋雖佚亦參取惠棟沈大成二家

所校宋本證以唐石經本補經文脫字七改譌字四刪衍字二補註文脫字四十一改譌字三十九刪衍字十七以成儀禮之完帙如圭舊本本十七篇篇自為卷其間文句稍繁者篇頁太多難於分帙今析之得三十卷其釋宮則仍自為一書別著於錄焉

儀禮釋宮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李如圭撰如圭既為儀禮集釋又為是書以考論古人宮室之制仿爾雅釋宮條分臚序各引經

記註疏參考證明如據顧命東西序東西夾東西房之文證寢廟之制異於明堂而不用鄭志成王時在鎬京宫室因文武不敢作故制同諸侯之說按鄭志此條見顧命孔疏又如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雖仍舊註而據聘禮賓館於大夫士證其亦有右房據鄉飲酒及少牢饋食證大夫士亦有左房東房之稱與天子諸侯言左對右言東對西者同其辨析詳明深得經意發先儒之所未發大抵類此非以空言說禮者所能也考朱子大全集亦載其文與此

大畧相同惟無序引宋中興藝文志稱朱子嘗與之較定禮書疑朱子固嘗錄如圭是篇而集朱子之文者遂疑為朱子所撰取以入集猶蘇軾書劉禹錫語題姜秀才課冊遂誤編入軾集耳觀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於鄉飲酒薦出自左房聘禮負右房皆但存賈疏與是篇所言不同是亦不出朱子之一證矣古者宮室皆有定制歷代屢更漸非其舊如序楹楣阿箱夾牖戶當榮當碑之屬讀儀禮者倘不能備知其處則於陳設之地進退之位俱

不能知甚或以後世之規模臆測先王之度數殊失其眞是篇之作誠治儀禮者之圭臬也宋陳汶嘗序集釋刻之桂林郡學舍兼刻是篇今刻本不傳惟永樂大典內全錄其文别爲一卷題云李如圭儀禮釋宫葢其所據猶爲宋本今據以錄出仍與集釋相輔其閒字句與朱子本稍有異同似彼爲初藁此爲定本今悉從永樂大典所載以存如圭之舊焉

儀禮圖十七卷儀禮旁通圖一卷內府藏本

宋楊復撰復字茂才號信齋福州人鄭逢辰爲江西漕以所撰儀禮經傳通解續獻於朝贈文林郎是書成於紹定元年戊子書錄解題謂成於淳熙中蓋未核其自序也序稱彥陵趙彥肅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於朱子以爲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更考之乃佳復因原本師意錄十七篇經文節取舊說疏通其意各詳其儀節陳設之方位繫之以圖凡二百有五又分宮廟門冕弁門牲鼎禮器門爲圖二十有五名儀禮旁通圖附於其後於是

經可謂用心勤摯惟是讀儀禮者必明於古人宮室之制然後所位所陳揖讓進退不失其方故李如圭儀禮通釋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皆特出釋宮一篇以總挈大綱使衆目皆有所麗是書獨廢此一門但隨事立圖或縱或横既無定向或左或右僅列一隅遂似滿屋散錢紛無條貫其見於宮廟門僅止七圖頗爲漏畧又遠近廣狹全無分數如序外兩夾劉熙釋名所謂在堂兩頭故曰夾是也圖乃與房室並列則公食大夫禮宰東夾北西面

疏云位在北堂之南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堂

注云房中之東當夾北者皆茫然失其處所矣門

與東西塾同在一基圖乃分在東隅西隅則士虞

禮七俎在西塾之西無其地及士冠禮擯者負東

塾之類皆非其處所矣如斯之類殊未能條理分

明然其餘諸圖尚皆依經絹像約舉大端可粗見

古禮之梗概於學者不為無裨一二舛漏諒其剏

始之難工可也

儀禮要義五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魏了翁所撰九經要義之一於每篇各爲條目而節取注疏錄於下方與周易要義畧同葢其著書本例如是也儀禮一經最爲難讀諸儒訓詁亦稀其著錄於史者自喪服諸傳外隋志僅四家舊唐志亦僅四家新唐志僅三家今惟鄭元註賈公彦疏存耳鄭註訓詁深奥猝不易通賈疏文繁句複雖詳贍而傷於蕪漫端緒亦不易明朱子語錄謂其不甚分明葢亦有故了翁取而删剟之分臚綱目條理秩然使品節度數之辨展卷即知不復

以詞義轇轕爲病其梳爬剔抉於學者最爲有功
雖所採不及他家而儀禮之訓詁備於鄭賈之所
說鄭賈之精華備於此書之所取後來詮解雖多
大抵以注疏爲藍本則此書亦可云提其要矣

儀禮逸經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是篇掇拾逸經以
補儀禮之遺凡經八篇曰投壺禮曰奔喪禮取之
禮記曰公冠禮曰諸侯遷廟禮曰諸侯釁廟禮取
之大戴禮記而以小戴禮記相參定曰中霤禮曰

禘于太廟禮曰王居明堂禮取之鄭康成三禮注
所引逸文其編次先後皆依行禮之節次不盡從
其原文葢倣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之例其引二戴
記著所出鄭註不著所出則與王應麟鄭氏易同
由古人著書不及後來體例之密不足異也其傳
十篇則皆取之二戴記曰冠儀曰昏儀曰士相見
儀曰鄉飲酒儀曰鄉射儀曰燕儀曰大射儀曰聘
儀曰公食大夫儀曰朝事儀其鄉射儀大射儀取
禮記射儀篇所陳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釐之爲

二其士相見公食大夫二儀則取朱劉敞之所補

敞擬記而作者尚有投壺儀一篇亦見公是集中

澄偶遺之明何喬新嘗取以次朝事儀後并爲之

跋通志堂刻九經解復佚其文蓋所據乃未補之

舊本非喬新本也又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第二

十一篇曰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孔壁出多三

十九篇謂之逸禮平帝時王莽立之旋廢猶相傳

至東漢鄭康成註三禮曾引之天子巡狩禮云制

幣丈八尺純四䄙中霤禮云以功布爲道布屬于

凡烝嘗禮云射豕者軍禮云無干車無自後射朝
貢禮云純四䊷制丈八尺禘于太廟禮云日用丁
亥不得丁亥則已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
可也又中霤禮云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有主有
尸皆先設席于奥祀戸之禮南面設主于戸內之
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
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旣祭徹之更
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畧如祭宗廟之儀王居
明堂禮云出十五里迎歲又云帶以弓韣禮之禖

下其子必得天材又云季春出疫于郊以禳春氣
又中霤禮云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
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
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旣祭徹
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又王
居明堂禮云毋宿于國又中霤禮云祀中霤之禮
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
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又云祀門之禮北面設主
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

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仲秋九門磔禳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又云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曰時煞將至毋罹其災又云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又中霤禮云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牧牛馬又云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又云仲秋乃命國醵遂奔喪禮云不及殯日于又哭猶括

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又云哭
父族與母黨于廟妻之黨于寢朋友于寢門外壹
哭而已不踊又云凡拜吉喪皆尚左手又云無服
袒免爲位者唯嫂與叔凡爲男子服其婦人降而
無服者麻凡二十五條爲篇名者八吳草廬逸經
八篇僅及其三云云則亦不免有所疏漏然較之
汪克寛書則條理精密多矣明一統志沅州劉有
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
八篇楊愼求之內閣不見其書朱彝尊經義考謂

有年所進即澄此本逸經八篇傳十篇適符其數其說似乎有據今世傳內閣書目惟載澄書不著有年姓名蓋當時亦知出於澄矣

儀禮集說十七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敖繼公撰繼公字君善長樂人家於吳興趙孟頫嘗從受業後以江浙平章高彥敬薦授信州教授是書成於大德辛丑前有自序稱鄭康成注疵多而醇少刪其不合於經者意義有未足則取䟽記或先儒之說以補之又未足則附以一得之見

又疑喪服傳違悖經義非子夏作皆未免南宋末
年務詆漢儒之餘習然於鄭注之中錄其所取而
不攻駁所不取無吹毛索垢百計求勝之心蓋繼
公於禮所得頗深其不合於舊說者不過所見不
同各自抒其心得初非矯激以爭名故與目未睹
注疏之面而隨聲佐鬬者有不同也且鄭注簡約
又多古語賈公彥疏尚未能一一申明繼公獨逐
字研求務暢厥旨實能有所發揮則亦不病其異
同矣卷末各附正誤考辨字句頗詳知非徒騁虛

詞者其喪服一篇以其兼釋記文知作於記後又疑為鄭康成散附經記之下而不敢移其舊第又十三篇之後記朱子經傳通解皆割裂其語分屬經文各條之下繼公則謂諸篇之記有特為一條而發者有兼為兩條而發者有兼為數條而發者亦有於經意之外別見他禮者不敢移掇其文失記者之意自比於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卷末特為後序一篇記之則繼公所學猶有先儒謹嚴之遺固異乎王柏吳澄諸人奮筆而改經

者也

經禮補逸九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汪克寬撰克寛字德輔祁門人泰定丙寅舉于鄉元亡不仕明初徵修元史以老疾辭歸洪武五年卒於家事迹具明史儒林傳是書取儀禮周官大小戴記春秋三傳以及諸經之文有涉於禮者以吉凶軍賓嘉五禮統之吉禮之目六十有八凶禮之目五十有七軍禮之目二十有五賓禮之目十有三嘉禮之目二十有一而以禮經附說終焉

克寛究心道學於禮家度數非所深求於著書體
例亦不甚講如每條必標出典是矣乃一類之中
條條連綴書之合爲一篇文相屬而語不屬遂參
差無緒又此書實考典文非考故事乃多載春秋
失禮之事雜列古制之中如祠禮之昭公十五年
有事於武宫嘗禮之桓公十四年壬申御廪災乙
亥嘗烝禮之桓公八年正月五月再烝大閲禮之
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閲朝禮春秋之書朝三十六
遇禮隱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淸會禮之春秋書

會九十五錫命禮之莊公三年王使榮叔錫桓公命燕饗禮之莊公四年夫人饗齊侯于祝丘尙畧繫以論說糾正其謬至於祫嘗禮之文公二年躋僖公又諸侯大祫禮亦引此條賻賵禮之隱公元年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三年武氏子來求賻襚禮之襄公二十八年楚人使公親襚會葬禮之襄公二年諸姜宗婦來送葬皆失禮之尤乃臚列其文不置一語不幾使讀者謂古禮當如是乎至於祭寒暑禮下誣鄭康成徒見木鐸徇令一節與夏

書孟春合遂指正月為夏正似未見隋書經籍志載康成注書祇有二十九篇又王居明堂禮謂月令漢儒所作指為呂不韋作者不知何據似未見呂氏春秋有十二月紀亦殊疎漏程敏政篁墩集有書是書後曰環谷汪先生著書凡十餘種先生既沒悉被一人竊去攘為已書經禮補逸一編尤號精確乃百計購得之其原本雖被改竄然有附麗而無刓補顛贋之迹皦然甚明先生元孫文燦等力圖刊布因為手校且摹先生之像於編首别

為附錄一卷云云此本有附錄關文行狀之類而無其像亦無敏政此跋或後人別得改竄之本刻之歟以其元人舊帙議論尚不失醇正姑存以備一家焉

欽定儀禮義疏四十八卷

乾隆十三年

御定三禮義疏之第二部也其詮釋七例與周官義疏同分經文為四十卷冠以綱領一卷釋宮一卷不入卷數殿以禮器圖四卷禮節圖四卷儀禮至難

讀鄭註文句古奥亦不易解又全爲名物度數之學不可空言騁辨故宋儒諱其所短多避之不講即偶有論述亦爲數無多惟元敖繼公儀禮集說疏通鄭注而正其失號爲善本故是編大旨以繼公所說爲宗而參核諸家補正其舛漏至今文古文之同異則全採鄭注而移附音切之下經文記文之次第則一從古本而不用割附之說所分章段則多從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而以楊復敖繼公之說互相參考釋宫則用朱子點定李如圭本禮

器則用聶崇義三禮圖本禮節用楊復儀禮圖本而一一刊其訛謬拾其疏脫舉數百年庋閣之塵編搜剔疏爬使疑義與詞渙然氷釋先王舊典可沿泝以得其津涯考證之功實較他經為倍蓰豈非遭遇

聖朝表章古學萬世一時之嘉會歟

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附監本正誤石經正誤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張爾岐撰爾岐有周易說畧已著錄是書全錄

儀禮鄭康成注摘取賈公彥疏而畧以已意斷之因其文古奧難通故併爲之句讀馬端臨文獻通考載其父廷鸞儀禮注疏序稱其家有景德中官本儀禮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因以監本附益之手自點校并取朱子禮書與其門人高弟黃氏楊氏續補之編分章條析題於其上今廷鸞之書不傳爾岐是編體例畧與相近案禮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注曰離經斷句絕也則句讀爲講經之先務沈約宋書樂志於他樂歌皆連書

惟鐸舞曲聖人制禮樂篇有聲音而無文義恐迷其句遂每句空一字書之則難句者爲之離析亦古法也至於字句同異考證尤詳所校除監本外則有唐開成石刻本元吳澄本及陸德明音義朱子與黃榦所次經傳通解諸家其謬誤脫落衍羨顛倒經注混淆之處皆参考得實又明西安王堯典所刊石經補字最爲舛錯亦一一駁正蓋儀禮一經自韓愈已苦難讀故習者愈少傳刻之譌愈甚爾岐兹編於學者可謂有功矣顧炎武少所推

許而其與汪琬書云濟陽張君稷若名爾岐者作儀禮鄭註句讀頗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時之名而其書實似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嶽之稱許也又其廣師一篇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乃推挹之甚至非徒然也爾岐蒿菴集中有自序一篇稱尚有吳氏儀禮考注訂誤一卷今不在此編中然此編乃新刻之本無所佚脫或是卷又自別行歟

儀禮商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字充宗鄞縣人是書取儀禮十
七篇篇爲之說頗有新義而亦勇於信心前有應
撝謙序稱喜其覃思而嫌其自用亦篤論也其聘
禮解衣之裼襲謂裘外之衣謂之裼衣裼衣即禮
服聘禮旣聘而享賓主皆裼以將事推此則凡裘
外之裼衣皆禮服矣考聘禮鄭注曰裼者免上衣
見裼衣則裼衣之上更有衣明矣賈疏曰假令冬
有裘襯身有襌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
有裼衣裼衣之上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則禮服

也如斯大之說則裼衣之上不得更有皮弁祭服之等矣至玉藻所謂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葢諸侯皮弁視朔特以錦衣爲裼未聞其不加皮弁服而專用錦衣也玉藻又謂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大夫助祭服爵弁純衣亦特以元綃衣爲裼未聞其不用純衣而用元綃衣也然則謂裼衣之上無禮服不特迕註且悖經矣斯大又謂襲衣乃於裼衣上加深衣葢裼衣直衿故露美深衣交衽故不露美也今即以聘服皮弁考之皮弁

服之下爲朝服朝服之下爲元端元端之下爲深
衣深衣爲庶人之服聘禮重聘而輕享若享時皮
弁而裼聘時深衣而襲則聘服反殺於享服三等
矣隆殺之義何在乎且主國之君與使臣行聘於
廟而各服庶人之服以相見以爲此其充美無是
理也其廟寢圖列東西廂在東西堂之下如今廊
廡考公食大夫禮云賓升公揖退于廂下又云公
降再拜若廂在堂下則旣退於廟又何降乎故鄭
注以廂爲堂上東夾之前漢書黃賢傳太皇太后

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則東廂非廊廡間明矣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右个淸晏李善注引杜預左傳注曰个東西廂也東西个在堂上則東西廂不在堂下明矣斯大所圖亦非經義也然斯大學本淹通用思尤銳其合處往往發明前人所未發卷末附荅應嗣寅書辨治朝無堂尤爲精核棄所短而取所長亦深有助於考證也

儀禮述注十七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坡撰光坡有周禮述注已著錄是書取鄭

注賈疏總撮大義而節取其詞亦間攷諸家異同之說附於後其中注疏原文有可以刪削者如士冠禮筵人執莢抽上韇注曰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韇丸也考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徒釋甲執氷而踞杜注氷韇丸或云韇丸箭箙方言曰弓藏謂之韃或謂之韇丸後漢書南匈奴傳曰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韃韇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廣雅作皾[丸+皮]此傍借韇丸以明櫝字之訓非經之正義刪之可也至如士冠禮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注贊酌者

賓尊不入房光坡節此二句則賓不自酌而用贊者義遂不明爲删所不應删矣又注載古文今文最關經義如士喪禮設決麗于掔注引古文掔作捥考管子弟子職飯必捧掔羹不以手呂覽本味篇述蕩之掔高誘注曰掔古手捥之字也據此則以古文之捥證今文之掔義更明晰而光坡槩節之亦爲太簡其旁採諸家之言尤時有未審如公食大夫禮曰飲酒漿飲俟于東房注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又曰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

于豆東注食有酒者優賔也光坡引楊孚之說曰
上飲酒漿飲俟于東房疏云酒漿皆以酳口此進
設于豆東疏又云漿以酳口不用酒主人猶設之
是以優賔兩説牴牾不同下文祭飲酒于上豆之
間魚腊醬湆不祭夫魚腊醬湆不祭而祭飲酒則
知酒以優賔但賔不舉爾豈酳口之物哉當以優
賔之義為正云云今考賈前疏云酒漿皆以酳口
謂一飲本並設以待賔用也後疏云漿以酳口不
用酒謂一飲雖並設其實賔止用漿耳前後一義

相承並無牴牾楊氏殊未解疏意至於鄭注優賓之義亦謂賓酳口止用漿而主人仍特設酒故曰優賓下文之祭飲酒乃賓加敬以報酳禮之優與他篇獻酬之酒祭酒不同觀鄭上注明云飲酒非獻酬之酒則爲飯後潔口之物可知楊氏以設飲酒爲優賓而謂飲酒非以酳口於鄭注優賓之義亦爲未明且攷周禮酒人曰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注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酒賈疏飲酒食之酒者曲禮曰酒漿處右此非獻酬之酒是酳

口之酒則楊氏謂飲酒非酳口之物與酒人經注
皆相矛盾矣光坡取之實未深考然如士冠禮母
拜受子拜送光坡謂母拜受乃受脯而拜非拜子
也其義最允蓋此拜受如大射禮主人盥洗象觚
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乃拜受觚非公先
拜其鄉大夫也又如特牲饋食禮主人洗角升酌
酳尸尸拜受乃拜受角非祖考先拜其子孫也凡
此之類頗有可取又如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
妻降一等萬斯同據以爲嫂叔有服之證光坡不

取其說亦深有決擇三禮之學至宋而微至明殆絕儀禮尤世所罕習幾以爲故紙而棄之注其書者寥寥數家即郝敬完解之類稍傳於世者大抵影響揣摩横生臆見蓋周禮猶可談王霸禮記猶可言誠敬儀禮則全爲度數節文非空詞所可敷演故講學家每避之而不道也光坡此編雖瑕瑜互見然疏解簡明使學者不患於難讀亦足爲說禮之初津矣

儀禮析疑十七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註已著錄是書大指在舉
儀禮之可疑者而詳辨之其無可疑者並經文不
錄苞於三禮之學周禮差深晚年自謂治儀禮十
一次用力良勤然亦頗勇於自信如士冠禮緇布
冠缺項鄭康成讀缺如頍弁之頍敖繼公則謂以
緇布一條圍冠爲缺項別以一物貫之其兩相交
以纓屬自來講儀禮者多用其說苞謂既有紒以
束髮無爲又以緇布圍冠據經文乃以青組爲緇
後屬缺項而前繫於兩相以結於頤下不知鄭氏

讀鈌爲頍固爲跂字而別註云項中有𦄔疏謂兩頭皆爲𦄔別𦄔穿𦄔中結之廣韻引𦄔爲闕類篇曰𦄔結也則鄭之此註大可依據明是鈌項有布爲之結然後加𦄔敎繼公說猶有未詳苞則去敎氏更遠矣士昏禮納徵元纁束帛苞云致幣之儀不具何也士庶人所通行人皆知之夫經文儷皮以下旣曰如納吉禮則非以人所通行而畧之也且束帛爲十端詳於周禮鄭註禮記雜記註十箇爲束二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苞第云執一兩以

致辭則一兩不知爲何語矣有司徹脩俎二字蓋
總舉羊左肩左肫以下下節脩俎則以起羊肺諸
品而苞以前文有脩有俎謂此衍文果如所說則
與下脩俎不配皆不詳考之故也然其用功旣深
發明處亦復不少於士相見禮辨注謂賓反見卽
有燕禮之非辨張侯下綱之文所以見於鄕射而
不載於大射儀之故皆由周禮以通之於聘禮公
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以爲待公旣拜
然後反還振幣於覲禮侯氏近于帷門之外再拜

解使者不答以王命未宜不敢受拜禮皆細心體認合乎經義其他稱是者尚夥檢其全書要為瑜多於瑕也

儀禮章句十七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吳廷華撰廷華字中林初名蘭芳仁和人康熙甲午舉人由中書舍人歷官福建海防同知乾隆初嘗薦修三禮杭世駿榕城詩話稱廷華去官後寄居蕭寺穿穴貫孔著二禮疑義數十卷案廷華所著周禮疑義今未之見而此書則名章句未審

別有儀禮疑義抑或改名章句也其書以張爾岐儀禮句讀過於墨守鄭注王文清儀禮分節句讀以句讀爲主箋注失之太畧因折衷先儒以補二書所未及每篇之中分其節次每節之内析其句讀其訓釋多本鄭賈箋疏亦間採他說附案以發明之於喪禮尤爲詳審如士喪禮祖爲嫡孫條疏謂祖孫本非一體此謂祖爲適子服斬故於孫不重服特隆於大功疏說非是陳大歛具條熬黍稷各二筐敖繼公謂置此代奠此獨從注說謂設以

聚蟻去熬而蟻亦俱去葢善法也又謂旣夕禮皆木桁久之句久當作廬人灸諸牆之灸拄也以辨注疏之非又謂祖奠主人當在柩東奠在其南則亦在柩東注謂主人及奠俱在柩西非是頗見精確惟於三年之喪過信毛奇齡三十六月之說不知此說倡自唐王元感當時已爲禮官所駁閻若璩潛邱劄記辨之尤悉廷華葢偶未考又謂袒免之免疑襯冠者案疏謂髽與括髮以麻布自項鄉前交於額上卻繞髻免亦如之但布廣一寸爲異

未聞有襯冠其說亦穿鑿然其章分句釋箋疏明
備於經學固不爲無補也

補饗禮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諸錦撰錦有毛詩說已著錄是編以儀禮十七
篇有燕禮有公食大夫禮而獨無饗禮然其見於
周官春秋傳禮記者猶可得而考元吳澄作纂言
及考注嘗有補經八篇補傳十篇獨於饗禮之文
未有特著蓋緣聘覲篇中俱兼及饗食謂其可以
相通而畧之殊不知饗之爲禮也大非一聘覲所

能該有祭帝祫祭之大饗復有天子饗元侯兩君相見及凡饗賓客之不同使不自為一篇則雖諸書可考亦無自而察其全因據周官賓客之禮聯事而比次之並取左傳禮記中相發明者條注於下為補饗禮一卷考敖繼公儀禮集說序曰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則是逸之也云云據其所考則儀禮本有饗禮一篇經文可證錦之所補非屬鑿空且是編以周官為宗周禮固儀禮綱領以經補

經固無背於不類至於分注之傳記證佐天然咸有條理尤非牽强附會之比至籩邊不薦籩之異文庭燎門燎掌於閽人佝人之殊說並兩存其義不生穿鑿亦勝於空談臆斷之學雖寥寥不滿二十葉而古典所存足資考証不以其篇帙之少而廢也

禮經本義十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蔡德晉撰德晉字仁錫無錫人雍正丙午舉人乾隆初以楊名時薦官司務是書前十六卷皆本

經第十七卷附吳澄所輯逸禮八篇皆引宋元明以來諸家之說與注疏互相參考大旨皆不戾於古名物制度考辨頗悉亦間出新義如士冠禮文白屨以魁柎之鄭注魁蜃蛤柎注也蓋以蛤灰柎注於屨取其潔素說文所云魁蛤是其確證乃引萬斯大之說謂魁以木爲之明時巾幘以木爲範名曰魁頭蓋本於此殊不免杜撰無稽然如士冠禮經文曰即筵坐櫛設笄敖繼公以爲固冠之笄德晉則謂笄有二種一是髻內安髮之笄一是弁

冕圄冠之笄此未加冠明是安髮之笄繼公所說爲誤則亦頗辨析精審爲前儒所未及也

宮室考十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任啟運撰啟運有周易洗心已著錄是書於李如圭釋宮之外別爲類次曰門曰觀曰朝曰廟曰寢曰塾曰宁曰等威曰名物曰門大小廣狹曰明堂曰方明曰辟雍考據頗爲詳核惟謂房東爲東廂西爲西廂北牖東牖西牖南戸屬諸堂東爲東堂西爲西堂堂上東西牖曰序序東爲東夾室西

爲西夾室南牖東墉西墉北戸偏諸東東爲東堂西爲西堂如其所說則東西廂在房之東西東西夾室在堂之東西東西廂之南東西夾室之北則曰東西堂矣然考之經傳實全無根據儀禮覲禮篇注曰東廂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南疏曰即西廂也爾雅釋宫曰室有東西廂曰廟郭璞注曰夾室前堂據此則東西廂即東西堂明在東西夾室之前而啟運謂在東西夾室之後誤矣公食大夫禮曰公揖

退于廂下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注云廂東
夾之前俟事之處受束帛于序端葢東廂卽接序
端公當于序端受束帛故先立于東廂以俟之地
近則事便也若東廂在東房之東夾室之北則南
距序端中間隔一正堂使於此而俟事則往來不
便孰甚焉是證以經文無一相合又漢書周昌傳
吕后側耳於東廂聽顏師古注曰正寢之東西室
皆曰廂若東廂僻在房東遠在夾北則又何從側
耳聽乎又金日磾傳莽何羅從外入從東廂上見

日禰色變走趨卧內蓋從東堂趨室內故云從外入也若東廂在房東夾北則是從內出矣後漢書周舉傳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則東廂不隱在房東夾北明矣是核以史事亦無一相合且儀禮燕禮小臣共槃匜在東堂下注曰爲公盥也下又云公降盥蓋降東階就槃匜故共槃匜在東堂下就近也啟運謂東堂在東夾北則是公降盥于東夾北之堂下豈經義乎又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注曰近西壁南齊于坫如東

堂在東夾北則注於堂下當云北齊于坫矣啓運

不究儀禮全經自立新說故其失如此又謂周之

爲學者五中曰成均左之前曰東膠左之後曰東

序右之前曰瞽宗右之後曰虞庠於四郊先爲四

國學南之東曰東膠北之東曰東序南之西爲瞽

宗北之西爲虞庠今考周太學曰東膠在公宮南

之左小學曰虞庠在西郊見於王制注三代之學

所在無文至劉敞始謂辟廱居中其北爲虞學其

東爲夏學其西爲殷學至陸佃禮象始謂辟廱居

中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啓
運蓋襲其說遂謂四代之學皆在學中而不考其
無所出又三禮義宗曰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
中在東郊謂之東學在南郊謂之南學在西郊謂
之西學在北郊謂之北學故鄭注祭義曰周有四
郊之虞庠據此則周特爲虞庠於四郊而啓運謂
並立東序瞽宗於郊尤爲特創不足據也他若謂
宗廟在雉門內引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
于觀之上穀梁傳禮送女母不出祭諸母兄弟不

出闕門如此之類則頗爲精審可以與鄭注相參矣儀禮一經久成絕學啓運能研究鉤貫使條理秩然雖間有疵謬而大致精核要亦不愧窮經之目矣

肆獻祼饋食禮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任啓運撰是編以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禮皆士禮因據三禮及他傳記之有關於王禮者推之不得於經則求諸注疏以補之凡五篇一曰祭統二曰吉蠲三曰朝踐四曰正祭五曰繹祭其名則取

周禮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之文每篇之內又各為節次每節皆先撮已說而自註其說之所出其後並附載經傳較之黃幹所續祭禮更為精密其中如吉蠲篇省牲視濯節曰饔人溉鼎廩人溉甑甗司空溉豆籩及勺爵今考周禮天官世婦掌祭祀之事帥女官而濯溉為齍盛賈疏謂少牢濯溉以饔人廩人司官者彼大夫家無婦官故并使男子官此天子禮有婦官與彼異啓運此書旣推天子之禮而仍據少牢之文則世婦帥女

官濯溉之文遂無歸宿又列位節啓運謂同姓皆在阼階自北而南以序昭穆爵位則於一世中自西而東以尊卑爲序葢世異則子不可先父世相同則弟不妨先兄觀中庸於燕毛言序齒則昭穆不序齒可知案同姓之位舊說多岐文王世子公族在宗廟之中如外朝之位宗人受事以爵以官中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孔疏謂同姓無爵者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與公侯列西階孔意葢欲使中庸與文王世子二義并歸一義其說尚爲

意測祭統曰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

與穆齒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之序註曰昭

穆猶特牲少牢饋食禮之衆兄弟則兄弟賜爵以

齒其位亦以齒確有明文啟運不用孔義又不用

鄭義别創昭穆不序齒之說與經義殊爲不合又

正祭篇有薦幣節自注云據薛氏禮圖鄭氏孔氏

皆未及引大宰少宰文及大戴禮諸侯遷廟禮爲

據今考大宰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上承祀

五帝之文不與宗廟相涉小宰曰凡祭祀贊玉幣

爵之事祼將之事賈疏云贊玉幣爵據祭天而下云祼將是據祭宗廟則贊幣非祭宗廟明矣大宗伯以玉作六器其幣各以其方之色亦是據祀五帝也惟諸侯遷廟禮有云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今考宗廟之禮惟告奠有幣而祭無幣故曾子問曰凡告用牲幣注曰牲當爲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又大祝注云告用牲幣諸侯遷廟禮明云成廟將徙敢告又云告事畢乃曰擇日爲祭焉則告禮而非祭禮明甚而啟運以

之證宗廟正祭亦爲牽附又正祭篇曰后又羞籩二糗餌粉餈羞豆二酏食糝食内饔贊薦自注云孔疏但云内饔薦兹據薛氏禮圖今考内饔職曰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無薦内羞明文孔疏亦無所出又春官内宗曰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夫加豆籩隆於内羞王后已不親薦況内羞乎啓運沿薛圖之誤亦爲失考然大致綜覈諸家首尾融貫極有倫要如后薦朝事豆籩啓運列在納牲之前薛圖列在三獻之後今考内宰疏曰王出

迎牲時祝延尸于戶外之西南面后薦八豆籩王

牽牲入則啓運之說確有所本又考明堂位君肉

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其下云君親牽牲大夫

贊幣而從據此則朝事薦豆籩實疏列在納牲之

前甚確薛圖舛謬亦復顯然又后薦饋食之豆籩

啓運列在五獻之前薛圖列在五獻之後今考鄭

司尊彝註曰饋獻薦孰時后于是薦饋食之豆籩

云薦孰時則其時初薦孰而未及五獻甚明故少

牢禮主婦薦韭菹醓醢葵菹蠃醢尙在尸未入以

前即知后於饋食薦豆籩必不在五獻以後凡此之類啓運考正薛圖之誤俱精核分明存而錄之與續儀禮通解亦可以詳畧互考焉

儀禮釋宫增註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取朱子儀禮釋宫一篇案釋宫本李如圭之書誤編於朱子集中永作此書之時永樂大典尚未顯於世故不知非朱子之筆今仍其原書所稱而附著其說於此爲之詳註多所發明補正其稍有出入者僅一二條而考証精密者居十之九如鄭註謂大夫士無左右房朱

子疑大夫士亦有西房而未決考詩正義曰鄉飲酒義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又鄉飲酒禮席賓于戶牖閒鄉飲酒義曰坐賓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閒在西而房戶閒爲正中明矣此大夫士無西房之顯証永乃謂賓坐戶牖閒主人自阼階上望之若在西北故云坐賓於西北其實在北而正中不知鄉飲酒義又云坐介于西南坐僎于東北若以永說推之則鄉飲酒禮註所謂主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

階上東面其東西正相向者自主人望介乃在西而不在西南也鄉飲酒禮所謂僎席在賔東者自主人望僎乃在北而不在東北也其說殊有難通且鄉飲酒義亦云主人坐于東南則知坐賔西北自據堂之西北非主人之西北明矣又詩斯干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戸鄭箋謂天子之寢左右房異于一房者之室戸也亦謂詩南東其畝謂或南其畝或東其畝與此西南其戸語勢正同此燕寢室內或開西戸以達於東房考燕寢西戸之制不見

於經玉藻曰君子之居恒當戸寢恒東首則燕寢
也而註以當戸爲嚮明則燕寢之戸南嚮也郎以
漢制考之漢書龔勝傳云勝爲牀室中戸西南牖
下使者入戸西行南面立若爲西向之戸則入戸
即東行矣然則燕寢戸皆南嚮同於正寢西嚮之
說畧無所據也其他說謂東夾西夾不當稱夾室
雜記大戴禮夾室二字乃指夾以室言之本各一
處註疏連讀之故相沿而誤又謂門屏之間曰宁
乃路門之外屏樹之內邢疏前說爲得其後說又

以為路門之內則誤又謂李巡爾雅注宁正門外兩塾間乃與詩之著義同非門屏間之宁也如此之類不可殫舉其辨訂俱有根據足證前人之誤知其非同影響剽掇之學矣

儀禮小疏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彤撰彤有尚書小疏已著錄是書取儀禮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喪服士喪禮五篇為之疏箋各數十條每篇後又各為監本刊誤卷末附左右異尚考一篇考證頗為精核如謂牲二十一

體兼有骿周禮內饔及士昏禮兩疏乃不數骿㬹
祥道則去骿而用觳殊爲舛誤又謂祥道以骨折
乃止折脊脅不及肩臂臑之骨不知士虞記云用
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膉折亦謂之折俎則脊脅亦
折可知又辨萬斯大解緇布缺項及廟寢之誤又
辨士喪禮衆主人在其後鄭注所云庶昆弟子死
者乃爲衆子是斬衰之親敖繼公謂齊衰大功之
親殊誤又謂婦人俠牀東面鄭注所云妻妾子姓
乃謂死者之妻萬斯大乃云凡儀禮喪祭稱主婦

皆宗子之妻非宗子之母殊失鄭義凡斯之類其
說皆具有典據足訂舊義之訛其中過於推求轉
致疎舛者如士冠禮注今時卒史及假吏也彤謂
後漢志司隸校尉州刺史並有假劉昭注引漢官
雒陽令有假皆不兼吏名此云假吏者疑吏字衍
考後漢書光武紀有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
士及軍假吏百官志謂太常卿有假佐十三人太
僕卿有假佐三十一人廷尉卿有假佐一人司隸
校尉有假佐二十五人每州刺史皆有從事假佐

佐即吏也故志稱佐吏以下則鄭注假吏之文灼然不誤又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注云榮屋翼也釋宮引說文屋梠之兩頭起者爲榮梠即檐也檐之東西起者乃曰榮形據此指郭璞上林賦注所云南榮屋南檐者爲悞考景福殿賦曰南距陽榮北極幽崖是南檐通名榮之顯証亦不得云郭注爲誤又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形雖深信鄭注而終以牢讀爲樓無他証考焦延壽易林曰失志懷憂如幽陛牢又曰失羊補牢無益于憂

爲韻淮南子本經訓牢籠天地彈壓山川高誘注曰牢讀如屋霤之霤楚人謂牢爲霤蓋蕭肴豪尤四韻古音本通鄭注即從當時之讀又考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曰南河自于闐至鄯善入牢蘭海牢蘭即樓蘭尤與鄭注闇合形疑無證是葢未嘗深考也又喪服曰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注曰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形不取此注別用喪服小記疏所引皇侃之說謂

斬衰麻髽齊衰布髽皆未成服之髽其既成服則髽不用麻布爲露紒耳且引此條注中髽露紒之文以詆麻布二髽外別爲一露髻之髽不知鄭注雖云髽露紒而其下更有髽亦用麻之文其注士喪禮亦同蓋注中露紒二字乃明髽之去纚既去纚而露紒又以麻自項卻交於額則髽之制始全皇侃乃止取喪服注露紒二字而截去其下髽亦用麻等句遂指鄭注以髽服三年之髽爲露紒之髽不用麻布斯亦誣矣彤安得據以攻鄭耶然自

此數條之外則大抵援據淹通無可訾議蓋彤三禮之學亞於惠士奇而醇於萬斯大此書所論亦亞於所作周官祿田考而密於所作尚書小疏焉

儀禮集編四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盛世佐撰世佐秀水人官龍里縣知縣是書成於乾隆丁丑裒輯古今說儀禮者一百九十七家而斷以已意浙江遺書總錄作十七卷且稱積帙共二千餘翻爲卷僅十七者按經篇數分之不欲於一篇之中橫隔也然此本目錄列十七卷書則

實四十卷葢終以卷軸太重不得已而分之總錄又稱末附勘正監本石經補顧炎武張爾岐之缺此本亦有錄而無書豈總錄但據目錄載之歟其謂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析諸篇之記分屬經文葢編纂之初不得不權立此例以便尋省惜未卒業而門人繼之因仍不改非朱子之本意吳澄亦疑其經傳混淆爲朱子未定之稿故是編經自爲經記自爲記一依鄭氏之舊其士冠士相見喪服等篇經記傳注傳寫混淆者則從蔡沈考定武成之

例別定次序於後而不敢移易經文其持論頗為謹嚴無淺學空腹高談輕排鄭賈之錮習又楊復儀禮圖久行於世然其說皆本注疏而時有併註疏之意失之者亦一一是正至於諸家謬誤辨証尤詳雖持論時有出入而可備參考者多在近時說禮之家固不失為根據之學矣

附錄

內外服制通釋七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車垓撰垓字經臣天台人咸淳中由特奏名授

廸功郎浦城縣尉以年老不赴德祐二年卒垓及從兄若水皆受業於季文安行安行受業於陳埴埴受業於朱子故垓是書一仿文公家禮而補其所未備有圖有說有名義有提要凡正服義服加服降服皆推闡明晰具有條理牟楷序謂家禮著所當然此釋其所以然蓋不誣也朱彝尊經義考曰車氏書余所儲者闕第八卷以後卷八書目爲三殤以次降服應服期而殤者降服大功小功應服大功而殤者降服小功應服小功而殤者降服

總麻卷九爲深衣疑義其標題則仍稱九卷註存而不注闕葢未敢斷後二卷之必失然今所傳寫皆與彝尊本同則此二卷已佚矣據馬貞驥所作埈行狀其深衣疑義本别爲一書特附録於此書之後貞驥所舉用皇氏廣頭在下之注以續衽爲裳之上衣之旁者說亦頗核惜其全文不可睹也

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乾學撰乾學字原一號健菴崑山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是編乃其家居讀禮時所

輯歸田以後又加訂定積十餘年三易藁而後成於儀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等篇及大小戴記則倣朱子經傳通解兼採衆說剖析其義於歷代典制則一本正史參以通典及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諸書立綱統目其大端有八一曰喪期二曰喪服三曰喪儀節四曰葬考五曰喪具六曰變禮七曰喪制八曰廟制喪期歷代異同則有表喪服暨儀節喪具則有圖繫析條分頗為詳備蓋乾學傳是樓藏書甲於當代而一時通經學古之士如閻

若璩等亦多集其門合衆力以爲之故博而有要獨過諸儒乾學又欲并修吉軍賓嘉四禮方事排纂而殁然是書蒐羅富有秦蕙田五禮通考即因其義例而成之古今言喪禮者蓋莫備於是焉

案儀禮不專言喪服而古來喪服之書則例附於儀禮蓋言喪服者大抵以儀禮爲根柢故從其本而類附也

右禮類儀禮之屬二十二部三百四十三卷附錄二部一百二十七卷皆文淵閣著錄